

海陬冶游录 （清）玉生 着

目录

自序

卷上

卷中

卷下

● 自序

夫《海陬冶游录》曷为而作也，将以永既去之芳情，追已陈之艳迹，寄幽忧于香草，抒旧念于风怀。沧桑变易，麻姑见而伤心；开宝繁华，宫女说而陨涕。抚今思昔，写怨言愁。则使经过曲里，尚识旧人，搜辑闲编，犹传轶事。伤红颜之已老，嗟黑海之多惊。谁肯买俊骨以倾囊，孰不谈劫灰而变色哉？则此编也，聊作寓言。附诸野史，非故为妖冶之同，甘蹈泥犁之罪也。顾或谓昔赵秋谷《海鸥小谱》，余曼翁《板桥杂记》，西溪山人之《吴门画舫录》，皆地当通都，时逢饶乐，其事可传，其人足重。今一城斗大，四海氛多。既无赵李名倡，又少崔张侠客。染黛研朱，药又变相。堕鞭投辖，猾虏争膏。未闻金屋之丽人，能擅玉台之新咏。矧又不能抽白刃以杀贼，取谥贞姬。着黄绋而参禅，证名仙籍。绮罗因之减色，脂粉于焉为妖。是人肉班，是野狐窟焉尔。而子犹逞其艳谈，为之暝写，不亦真乎？然而善言儿女，未免痴情；自古英雄，每多好色。花天酒地，亦为阅历之场；红袖青衫，同是飘零之客。伽女散花，何妨遍着；维摩人道，先以钩牵。戒谣为法秀之妄诃，忤绮乃休文之恶习。恨寄绿阴，无损牧之之豪宕；篇名锦瑟，宁识义山之缠绵。铅华宝髻，不讳言情；浊酒残灯，乌能妨节？与其高谈从听，毋宁降格求真也。况乎奇节仅矣，冶容暂耳，必貌皆苏小，诗比薛涛，媿卞玉京之慧心，配段东美之雅操，则香国中竟无下乘，章台内悉属才人。青泥世界，尽放莲花。碧柳楼台，遍镌珉玉。是情之所必无，亦事之所罕有也。余观古来文人失职，荡子无家。偶托楮豪，遂传风雅。晓风残月，不尽低徊。淡粉轻烟，岂无点缀？本非实录，有似外篇。则余今日之所编，逞妍抽秘，尽许荒唐；水月镜花，无嫌空彻也已。且也，由盛观衰，大有乱离之感；因今念旧，弥兴身世之悲。溯自丙午之秋，余年未冠。勾留白下，寻访青溪，春藏杨柳之家，人闭枇杷之院。任姬素琴，此中翘楚。既识一面，遂订同心。毛燥归来，音问中绝。己酉大水，橐笔来游。宿痼未瘳，烦忧正剧。有梦非春，拥孤衾而听雨；看花懒出，虽晴日而闭关。辛亥春闲稍作绮游，狂名顿着。选花开尊，征歌按拍。题群索扇，间有篇章，抹月批风，任传薄幸。于是沾泥之絮，遂为逐水之萍矣。癸丑之冬，杜门养痼。追念前游，援笔以记。其时赭寇纵横，金陵陷没。珠帘碧瓦，荡作飞灰。

舞袖歌裙，惨罹浩劫。而此间亦烟沉雨坠，月缺花残。人往时非，哀多乐少。迨乎贼去城空，春回燕至，旧巢已换，香梦难寻。欢生死之无闻，嗟飘泊于何所。凄迷烟月，谁解伤心。而妆点池台，复开艳窟。曾几何时，城中已复旧观。城外环马场左右，又成妓藪矣。惟是良辰难再，美人不来。时局苍凉，消息茫昧。今过其地，则故钉犹在，檀点依然。芳树鸟栖，画纱萤点，乱冢荒堤。今日粉影脂香之地，颓垣败壁；昔时灯红酒绿之家，境易回肠。事如转烛，其为怆怀。又乌能已？岂非事无可纪，而情有足悲哉！特以此中人，镜槛才安，忽然远徙，香名甫着，辄复私更。萧郎再至，已怅踪迹于风前；徐娘重逢，错呼窈窕于月底。倘欲按图而索骥，窃恐觅路而迷花也。更有叹者，流俗胜则雅会稀，朱颜贱而黄金贵，乍羞靦面，已解淳口之襦；未及盟心，遽荐宓妃之枕。继以色荒而钱尽，遂至情断而思离。此亦情天之变态，幻海之沸波也。余也虽堕绮因，自存真宰。偶抒感慨，专写牢愁。或观此篇者，遂以为此间佳丽，何异迷香；是处笙歌，正堪荡魄。则亦未识余心者耳。若其鄙为轻薄，讥以纤靡，为高厚之绳诗，作到溉之投地，以为意无寄托，旨乏劝惩，见斥于礼法之儒，遽指为文字之障列，亦姑听之而已。呜呼！沪虽偏隅，固泽国之要津，海疆之险塹。艳风相煽，极盛难继，有心人能勿深□哉！庚申春仲淞北玉鮎生识于春申浦上。

● 卷上

沪城，妓藪也，地濒海，华夷错处，巨商大贾，往来如梭织。比日繁艳，愈胜昔时。舞榭舞台，连薨接栋，余自己酉杪秋，寄迹斯土。每值赋闲，辄与二三良友，遨游其间，所见不少。而工词曲娴翰墨者，未之见也。旅窗无俚，因病得闲。枵触旧怀，抽豪暝写。姑循余曼翁《板桥杂记》之例，以雅游丽品轶事分隶之。听雨剪灯，留宾煮茗，藉供喁喁。绘脂粉之生涯。续烟花之记录，亦足以销忧起疾矣。

洋氛已息，海市大开，劫火重圆，花光复炽。绮阶绣陌，萃四方之奇姿；蜃妇蛮娃，夸海徼之妖艳。每至二分月上，十里灯明，钿车交驰，香尘四溢。狎邪公子，游冶富商络绎往来。迄无停趾，洵可谓花月之大观，风流之胜事矣。

虹桥左侧鳞次以居，其中纷黛杂陈，妍媸毕具，无不各分门户。以苏常者为佳，土著次之，维扬江北又其次也。修容饰貌，争妍取怜。所著衣服。竞尚新裁。灯火连宵，笙歌彻夜，裙屐少年，鲜不丧魂惑志者，其即销金之窟与？

唐家弄有二，唐瑜之故宅也。在鱼行桥南为东弄，在闾水桥西为西弄。悉丽人所居，途虽迢迢，游踪竞集。纷壁明窗，备极闲雅。每至更阑人静，琴韵箫声，犹彻墙外。闽粤大腹贾，拥厚货者，遨游其间。意有所属，辄张夜宴。

斗酒藏钩，乐无逾此。缠头一掷，动费不貲。噫！焚香十斛，下箸万钱。谁弗穷奢相尚，求其泊然雅素。静好自娱，则未之见也。

梅家弄以梅宣使得名，地颇幽僻。每有丽姝，避喧趋寂。僦屋其中，靓妆雅服，位置自高，羞与坊曲中伍。惜以时有锄兰恶客，斫桂荒伦，摧折百端。至一月数迁，不遑安处，是亦胭脂山之孽障，风月海之魔澜已。

鸳鸯听侧，地亦幽深，十余家相连属。每有富贵豪家，一月出数十金，以供美人挥霍。自此闭置闲房，他客不能见矣。然间多黠婢，俟其它出，则窃召所欢，以谄重金。甘为野鹜，耻作家鸡。烟花本质，往往然矣。其能谢客杜门，镇日不下楼者，吾闻亦罕。

虹桥西南为白栅，曲折以行为西仓桥。白栅南为张家弄，其地附近多藏匿名姬。此中间有双跌不缠，而姿首明秀，稍着名誉者，每乞录于高底，以求齿于姊妹行，其娇揉亦良苦矣。此辈大概来自吴门，无所依着，遂作此生活。嗟乎！风絮飘零，落藩堕溷，孰有甚于此哉？

城外临河一带，自北至东，亦多倡家。编竹为篱，抔泥成壁，湫隘殊甚。稍自爱其羽毛者，每不屑处。然亦有佳丽杂处其中，非由操术不工，即由名誉未噪，托迹下流。为时白眼，虽名士失所，何以加兹。顾一陷此阱，即身难自主。情殊堪悲。爱花成癖者，幸物色而调护之。慎勿以其地而忽诸也。

黄浦中有船妓，略如蜃户。然绝无佳者，今率与番舶黑人交。輿隶见之，皆掩鼻过矣。其近虹口处，有西洋妓艘，岁一二至。华人之能效夷言者，可易妆而往。缠头费，亦不过二十余金。彼美人兮，西方人之人兮，当不惜金钱，以领略此奇芬耳。

勾栏院中，率皆礼伸佞佛，以祈默佑。朔望必于户外焚纸箔，而撒以盐，谓之现银。月必享财神，俗呼为接路头。每值空王生日，多艺檀旃，香篆缭绕。清晨诣寺庙，乘纱与以过者，绎络不绝。覆袖底之文鸳，拜鞋尖之彩凤。含情微诉，无非为所权私况，是亦陷而近渎矣。

二月二十八日，为城隍夫人诞日。街市悬灯，士女骈集。清明、中元、十月朔，邑人例奉城隍出巡。谓之三节会，妓女多着赭衣白裳蓬发银铛，乘輿后从，谓之偿愿。油头浮滑，追逐指视，品评妍媸，媚神即以招客，计亦良得。

沪城少水，无画船箫鼓诸胜。春秋佳日，士女出游，多萃于西园。园有茶寮十余所，莲子碧螺，芬芳欲醉。时来丽人，杂坐成群。每当夕阳将落，人影散乱，真觉衣香不远。轻薄少年，乡曲独子，掉臂其间，多与目成而去。

城中游览之地，以城隍庙之东西两园为最盛。西园游人杂沓；东园则双扉常键，值令节始启之，幽草孤花，别开静境。中有高阁，可远眺，为城西胜处。桃花开时，士女丛集也。是园，池石苍古，景颇空敞。芙蕖盛放，亦可消夏

。他所皆静僻，访古者偶一至焉，美人则绝迹矣。近城村里，如龙华观塔，静安浴佛，虽多胜事，往游者实罕。

四月有兰花会，六月有荷花会，九月有菊花会，皆折简招宾。征歌侑酒，荷花盛于南园，近皆呼也。是园亭台空朗，迨暑迎凉。游赏者殆无虚日。纨扇罗衫，翩跹而来。钿车珠幕，栉比以至。洵为脂粉之逸情，裙钗之胜概也。

八月十五，每家必烧斗香。至夕倾城粉黛结伴闲游，踏月访亲，听趾所至，谓之走三桥。以西园及蕊珠宫为最盛，烛光夺月，篆烟散香。于时绮縠被体，茉莉堆鬓，粉汗蒸淫，履舄错沓。轻薄少年，掉臂其间。堕珥遗簪，为乐无极。宵阑月斜，游人稍寂。于是静女两三，素妆以出。凉蟾如水，薄云作花。邂逅相遇，适我顾兮。彼俗子者，或将以花妖月魅疑之也。

妓家食品，多以甘浓香脆为佳。甚或取诸外肆，求其纤手亲调羹臠，千百中无一人。近以惠林馆为巨擘，肴饌精洁，尚堪与吴门伯仲。若其一家之中，自有厨娘。客来咄嗟可办者，惟堂名能之。至于顾厨珍品，董窰新茶，则近代已罕见矣。岂能于此间求之哉？

青楼所著画屐，镂空其底，中作抽屉。杂以尘香，围以雕纹，和以兰麝。凌波微步，罗袜皆芳。此尤服之妖者。或有置以金铃，隔帘未至，清韵先闻。近又有曳男子履者，绣以蝴蝶，虽镂金错采，制作精工，而行步绝无婀娜之致，窃听不取。

洋泾桥北，多粤东女子，蜃户珠娘，自远而至。风日晴朗，连袂游行，殊足一新耳目。大率以帕裹首，锦裤绣屐，椎髻窄袖，装束殊异。类皆丰硕白皙，足长八寸。其佳者，肤白如雪，眼明于波，不让顾喜肉屏风也。远商多购为姬妾，筑屋别居。然有所属意，辄引与为欢。其有黠姬，假粤妆以媚远商者，亦猝莫能辨也。

小南门外多野桃花，每值开时，乱红堕水，其地平远，烟草芊绵。人家比屋，而居多有情女子。春暮盛开，游士群集，短墙曲巷，寻花而语，有所属意，径往叩扉，遣诃不及也。然镗院重来，辄有人面东风之感矣。

沿城数里，丝柳毵毵，草色成茵，湖光摇黛，迥非尘境。俗士之迹，所不能到。疏窗半启，镇日帘垂。堕钗徐闻，可人如玉。游狭斜者，即求观其音容而不得。惟一二素心人，时与往来，乐数晨夕，钱刀弗甚较也。

沉香阁东，最著者为朱家庄。过小石桥，为季家弄，画锦坊，西为薛弄。深街曲巷，别有洞天。循径而行，菜畦数弓，柴扉双板，自觉幽致冷然。每至薄暮，红裙翠袖，历乱帘前，令人目不暇赏。流目送别，则荣阳坠鞭；选美征歌，则群花夺宠。可不谓尽态极妍与？

青楼居如栉比，其间最胜尤众狂惊者，土人谓之堂名，盖即妓院遗意，粉

白黛绿，列屋而闲居，主者谓之本家。最佳者，谓之堂顶；下者谓之堂底。最盛者一堂中可四三十雌。丝竹肉手，若手艺较优焉，故声价甲于他娼舍。城中不盈十家。院子深沉，楼阁高迥。层槛回廓，宛如世族。青骢白板，阗咽其间。烛夜花开，瑶筵竞起。钿钗争风，锦袖欲飞。翠绕珠围，虽石季伦金谷之游，不是过也。访艳者至此，殊有观止之叹。

外此则曰草台，规模亦略相埒。房栊深邃，被服丽都。客至则调片芥供瓜果，茗杯甫进，而粉黛杂陈于前。客意有属，即可定情。踏柳眠花，顿成鸳梦。虽春风一度，各自东西，亦未始不可慰牢愁遣羁旅也。其夜合之资，及他事率递减于堂名一等。故冶游而惜费者，往往舍彼取此。

其次曰私局，虽不敢与二者比屋。然闲静则过之。不能家有厨娘，每逢燕宴，辄取诸外肆。帷帐衾裯，必务精洁。花朝月夕，佳客过从，煮茗衔杯，略有风趣。近日城中多至三百余家，诚称极盛。呜呼！俗之华靡，风之淫侈，于此可见。

或有名媛购屋僻地，俗子未易谋面。自称住家，不与院中人等。往来宾客，不过数人。无门庭喧沓之咎，唱曲掐箏，捧觞调芥，皆不屑为。率以小鬟任其事，其恃娇尚奢，有邀人传粉，不自着衣光景。

沪城于旅邸，藏置丽姬。若愜客意，即荐枕席。故宾至如归，有室家之乐。谓之花寓。此岂管仲父女闾三百之遗意与？其僻巷中多阿芙蓉馆，调食者，率以女子。客入以百钱赠，若留宿亦须一饼金，较之吴市看西施，稍觉便宜耳。

沪城有卖花媪，善作雉媒。于小街隘巷，构屋数椽。凡客所属意之美人，虽良家妾媵，不难托其招致，但不能作夜度娘耳。富室子弟，多饵以重金，谋片晷欢，名曰借台。薄俗如此，求其独清独醒者罕矣。

其余略有数等，等愈降，吊愈卑，率皆与夫仆隶所游。大雅所不屑道，等诸自郅无讥可也。嗟乎！沪城大仅如斗，而女闾成市。偏多脂夜之妖，其谈艳者，犹谓尽人如玉，遍地皆花，不数扬州之盛。正恐盛极而衰，为有心人所深虑耳。

衣服之制，以青楼之趋尚为雅俗。沪城之妓，皆从吴门来，故大半取吴为式。其为客措办者，悉取诸采衣街上，丽制雅裁，任其自择。其时下妓多呼缝人，授以新样，备诸组织，穷极巧，靡若其淡妆素抹。神韵独绝者，当别具只眼物色之。

花草滨，三牌楼一带。多设花肆，异蕊名葩，靡月不有。美人头上，颇不嫌寂寞。每至夏秋之交，建兰素蕙，入座清芬，佛手木瓜，堆盘鲜色。可以参茗柯之禅味，洗酒国之俗醒。其茉莉桂花，可结为球。悬诸碧纱橱中，媚香四

溢。薄醉初醒，梦魂俱适，温柔乡洵有佳趣。

闺中香品，别有妙制，粉奁脂盥，必非市肆所陈乃佳。若能得内宫秘方，手为配合，则久用之后，肌理色泽，自觉光悦异常。近日所行玫瑰洋皂，亦能滑肤。微嫌其气韵不能入时。至其琉璃瓶中各种花露，奇馥扑鼻，真有衣敝而香不灭之妙。较之焚芸屑麝，可免焦腥之味。然平章香国者，率以其异品而摈之。不宫西张汉师家，著名已久。凡口脂面药，澡豆香囊，亦颇精巧。每当浴后茶余，芳馨袭衣，留髻送宫，薄解罗襦，令人心醉。

酒兵茗战之余，率厌肥浓，多求鲜果以悦口。沪之水蜜桃，尚是露香园遗种。大几如盘，皮薄香甘，入口即化。他如洞庭之芦橘杨梅，亦南方所仅见。至闽之甘蕉荔枝，北之葡萄水梨。自远毕集，夜阑消渴之际，剥肤咽液，凉沁诗脾。

教坊演剧，俗呼为猫儿戏。相传扬州某女子擅场此艺。教女徒悉韵年稚齿，婴伊可怜。以小字猫儿，故得此名。沪上工此者数家，清桂，双绣，其尤著者，每当传粉登场，锣鼓乍响，莺喉变征，蝉鬓加冠，迷离扑朔，莫辨雌雄。酣畅淋漓，合座倾倒。每演少者以四出为率，缠头费，破费主人四饼金耳。

名妓下梢多不可问，其衰退为房老者，什无二三。安能于苦海中，别开青莲世界？西园茶寮中鬻青果者，多属女子。皆来自锡山与吴下，眉目亦间有娟秀者。无赖子每啜茗时，掷钱竞售。捉腕捺胸，备诸妖态。日斜果尽，随至其家。是本不必为妓，而自堕恶趣中，亦可伤己。

拣茶女子，多系小家贫户，布裳椎髻，楚楚可怜，然愈足见真色也。晨去晚归，率皆结伴联群。姿美者处之内室，工少而获倍，其中多不可致诘。以日得百钱而甘玷无瑕之玉，为父母者，何愤愤乃尔。

妇女之以罪案逮系者，例发官媒逻防之。其地在五老峰后，粉墙书官媒二字者是也。俗呼为官卖婆处。其媪巧于渔利，略有姿致，即饰盛妆以迓客。或守志不从者，则扶以非刑。长官虽知弗问，大似有明籍没教坊之弊制。苟案中漏网之奸夫啖以重金，仍可作野合鸳鸯，其法可谓疏已。

● 卷中

沪自嘉道间名流踵至，提唱风雅。领袖章台者，如王月仙，褚云孙。固一时之秀也。其时朱陈以财雄，丁王以侠着，闽粤大贾，皆拥巨贲，不惜千金。为此中生色。乃喧天鼙鼓，惊破仙音，环海螺桑，终沉鬼国，世易时移，不禁今昔之感。余作沪游已晚，不及见盛时事矣。听花月之遗闻，览繁华之新集。尚有承平故习，淫冶余风也。惟寻春杜牧，未见吴娘；骂坐灌夫，每多伧父。不特减雅兴，将何以佐谈资。则是编之作不亦赘乎？然而空谷幽兰，以无心而忽遇；天涯芳草，亦何处之不生？姑采尤者录于篇，以所见为后先，不以妍媸

为甲乙也。

明珠风情绰约，酷似洛真。体态轻盈，蹁跹善舞，不让乐天春草也。所居小楼三楹，枕于大道。琢玉成片，悬于檐牙。每触微风，锵然相击，过者谓此中有人。辛亥孟秋，咽于曹家小阁，卮撰有序，女昆弟数人，并皆殊妙。然无一当余意者。最后见一姝，云鬓蓬松，往来于银灯之下。欲语不语，若笑非笑，询之则明珠也。酒阑灯熄，斜倚熏笼，有留髡送客之意。是夕酒渴甚，不能成寐。起殊早，疏星在河，斜月挂树，明珠手沦茗与余絮语。谓余曰：「儿得千金，构屋城外。曲房小室，幽轩短槛。环植花卉，若得此与君偕老于中。何如？」余笑而允之，嗟夫天涯杜牧，沦落甚矣。安有十斛明珠，买此娉婷贮之金屋耶？

吴门朝馥行二，风致婀娜，面有微麻，不损其媚。居白栅，于章台中，名誉不甚着。而谈臻妙，不以劲词忤宾客。亦流辈之翘举者，与绣珊沈子绝相昵。绣珊丰姿秀彻，酷似好女子。谙音律。尝妆束登场，演《断桥》一出，缠绵哀丽，举座皆惊。朝馥时留之宿，未尝索夜合资。每曰：「侬若遇张苾挈，虽为之捧溺器，亦心所甘焉。」后嫁茶商以千金为之脱籍。闻其于将嫁之时，犹与绣珊啜泣竟夕，啮臂为后约云。

绿筠，姿容妍审。稍识之无，双趺不壅纤，而举止闲雅。自言本惠山女道士。年及笄后，从人而逸，所欢之父母不容，立驱之出，彷徨无归，乃堕烟花。先游邛上，转徙申江，僦屋于盐官塘。小舍三楹，纤尘不着。时已齿增色退。而群屐少年，入其室者，无不迷惑失志。岂殢人者真别有在乎？闻其于几席之间，皆能合欢，不减阿（麻女）任意车也。

芸卿，姓陈。兰陵人，隶籍吴门，名誉大噪。己酉孟秋，避水沪，因家焉。初其父为客于粤，娶粤姬绝美。生芸卿，四岁即解音律。及长入教坊，芳声清激，媲美宋腊。芸卿，姿仪中人。风格殊胜，扬蛾微眺，见者神为之夺。既至沪，闭门谢客，侨居僻巷，入踪罕集，与笠泽沈君交綦密。一日余偕沈往访，已薄暮矣。张燕于小阁中。值芸卿病齿，翠眉半锁，妩媚俞增。娇弗禁酒，弱不胜衣，真觉我见犹怜。酒酣为度懊侬一曲，响遏行云，清讴徐歇，余韵绕梁。有谬以余能文告之者，芸卿喜甚。倩余作传，余诺之而未果也。后闻某公子以五百金为之脱籍，擅专房宠焉。今沈君落魄江淮，余亦丐食沪上。欲归不能，而芸卿已得所天。其相去何如耶，更阑烛熄，濡笔记之，辄自伤也。

双鸳，家沪之东林。肌色虽黑，而光艳绝人。余戏谓之墨芙蓉，盖媚猪之俦也。家甚贫，以针黹度日。后为陆媪所见，笑谓其母曰：「尔家有钱树子，何忧为？」其母惑之，因卜居于城，稍稍作此生活。偶遇大贾，骤获不貲，甚矣。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也。吴叟樵珊尝钾之，其时双鸳已厌风尘，意将择

人而事，嘱渠至其母家。越数月樵珊偕余往访，天台路歧，竟迷前踪，徘徊良久，惆怅而返。

桂馥行三，靡曼风流，纤浓合度，丹唇皓齿，旷世无俦。居豸狮街中，斗室粉墙，备极幽闲之致。自视甚高，不屑与院中人为伍。性喜静，独处一楼，稀见宾客。蓬华既深，轮蹄罕至。余偕李君秋纫往访，得见其面。略序叹曲，翩然却入。其妹素（王灵），年才十三，短发覆额，双鬟垂耳，已觉娉婷可喜。时已向夕，设宴于阁中，有双凤校书，与秋纫旧相识，而呼桂馥为假母。丰神韶藉，调笑无双，亦可人也。素（王灵）颇属意于余，黄昏微倦，余倚于怀。更漏三滴，匆匆话别，缠绵之情，寄于言外。恐将来瓜字初分，必当突过阿姊。

绣云，一字琴仙，吴之吴趋坊人。少有殊色，九岁鬻于勾栏。房老爱之，不啻拱璧。十五梳拢，艳名噪一时。所交多贵公子，有刘二者，参戎介弟也，嬖之甚，出金绘为落乐籍。僦屋城南，笔耕针耨，如倡随焉。继而海氛不靖，流徙金阊，凡约指搔头之属，尽入质库中。复业沪上，仍抱琵琶，余从邢子游，得识其面。辛亥中秋，月色大好，余散步虹桥，偕杨君往访之，留宿其舍。绣云姿韵天然，风流秀曼，肌如截肪，肤若凝脂。坐于轻纱帐中，真如一堆艳雪。夜凉人定，始共就枕。桃笙簟滑，热香四流。床中结茉莉为球，宿醒初解，芬芳沁鼻。如游众香国里，后至云间，不复覩面。杨花已老，不知飘泊何所，良可悲已。

兰笙，吴门宦家女也。胫跗纤妍，腰支轻亚。生长豪华，为父母所钟爱。顾年及笄，犹未字人。深闺刺绣，幽怨盈怀。仆张福者，美姿容，见信于主人。出入闺闼，遂与兰笙有私，相约潜遁。初窜云间，为匪人所劫。既将至沪，鬻于章台，僦屋鸳鸯听畔。清迥岑寂，杳然殊境。疏窗明牖，玲珑相望。檐前什骏，因风撻击。游其室者，谓不减眉楼也。余识兰笙，四阅岁毕。未尝少有投赠，而徐余之意，终不衰。兰笙深以昔事为讳，每询及之，则泪痕承睫，若不胜情。嗟乎！若兰笙者，虽曰前因，究竟自贻伊戚耳。

珠儿，姓常，素居北关。与母相依，朝餐不继，恒仰给于十指。其后所适非人，有彩凤随鸦之恨。常把镜叹曰：「如此姿首，苟屈节入章台，何忧不曳罗着绮耶？」有丁生者，游冶子也，与之邻，悦其美而心动焉。时有投赠，值班母生日，丁以巨金为寿，由此往来如亲串。丁又时与嵯贾饮酒其家，珠儿因是得小裕。以千缗购二女，一字桂贞，尤为慧倩，亦后起之秀也。枇杷巷里，宾从如云。珠儿齿虽长，而风致嫣然，工于酬应，见之者无不色授魂与也。性恶烦嚣，徙居小天竺侧。帘栊峭静，室宇精洁。陈设之物，究极幽艳。世俗女子，弗能及也。桂贞继为茶商所昵。所掷缠头，劝盈篋笥。后又以重贖为

聘，珠儿由是闭门谢迹，以养痾为辞。殊儿既与丁相处数载，情好弥隆。丁家虽落，而珠儿待之益厚。丁凡所需，无不取资于珠。虽伉俪亦蔑以加。嗟乎！狭斜之游，贫而被弃者多矣。即夫妇间亦不能无交谪之言，而珠儿顾衣布茹蔬，与丁偕老，岂非情有独深，为今所罕见者哉？是则可传也已。

巧福，沪城人，良家子也。四岁时，其母贫不能自立。弃诸路旁，酒垆妇取而养之。长益慧美，虽不妆束，而云鬓星靥，艳绝如神仙中人。有商人见而爱之，给值乞养为寄女，僦屋东关。商素有储蓄，故巧福钗钏步摇，炫倾一时。然巧福性动，不乐绳检，破瓜时已有所私，其父弗知也。后遂为轻薄所诱，不殊柳絮飞花，落藩堕溷矣。余与巧福相识时，年甫及笄。姿容妍媚，风致婀娜。双翘如细笋，体若环肥，不伤其雅。巧福虽入章台，而伴置自高，不琐琐与人较钱帛。壬岁夏间，巧福居虹桥左侧。余薄暮往访，小燕其阁中。银灯初上，情话缠绵，备极旖旎之致，街鼓统如，宾客尽散，于是启秋纱之帐，佛湘纹之簟。巧福谓予曰：「妾识郎君，匪伊朝夕，眷慕之情，既深且挚。今得勾留小住，了此夙因，妾愿毕矣。」巧福虽不识字，而性爱文人。谓愿供俸砚之役，不乐为纫裤妻。惟所交多磋商大贾，终不惬其欢也。余家又贫，力不能致，岂非有限之者耶？

采芳，彩玲，徐姬之养女也。僦屋艾家弄中，姊妹花盈盈竞秀，倚为钱树。采芳齿稍长，风韵犹饶，善吹萧，声调迢逸。又喜诙谐，妙解人颐。第与人戏时，辄批其颊，绝似牙娘，伤人肌肤。彩玲产自江北田家，见人腩腆，音殊弗佳。然歌时声如裂帛，绝不类其吐属也。壬子花朝，小桃才放，余始自里门来昆陵。潘君折简招燕，特为洗尘。采芳意在嫫宿，连举巨觥相属，醉不能归。遂留焉，及醒则暇帘已透三丈日矣。后绝不往，聊志于此。以见醉乡中一段因缘，亦不可负之也。

招福姓金，鸳湖女子也。年十七至吴门，名噪甚。继忤豪贵，遂徙于沪。侨居梅家弄。三椽精舍，布置颇幽，小阁垂帘，几榻上绝无纤尘。客至则茗碗精洁。招福虽处平康，而娟静自好，不轻见人。纤腰细颈，皓齿明眸，一时俊物也。壬岁季夏，余偕汪子夜造其庐，雪藉冰脯，咄嗟而办，四壁多黏时人题咏。招福能操琴，非遇雅流，弗屑发声。是夕焚香危坐，为余一弹，觉箏琶之音，只增俗耳。后闻与汪子往来最稔，余亦不复往访，仅于兰笙席上一见之而已。迄今思之，往日酒痕，犹留襟袂，琴弦余韵，恍若不绝于耳也。

云仙，少居茸城，颇着名誉。轻躯鹤立，欣然而长。初至瀛壖，即集褚伶于西园演剧，观者靡然倾动。余友月舫与彼有一夕欢，壬岁季夏，偕之往访。见其一钩罗袜，步惯凌波；八幅纱裙，行常窣地。洵此中翘楚也。云仙既见月舫，弗甚款洽。背面不语，殊有怨态。余谓月舫曰：「负情依从何来？既得新

人，忘却故人。能不令云娘气结郁？」云仙乃启齿粲然，留余小燕，更阑始别。临行犹持烛送出，嘱余再至，意甚丁宁，且曰：「请致意萧郎，勿以陌路视妾也。」嗟乎，云仙其真缠绵于情者乎？出门视之，惟见疏星在天，明月满地而已。余为恍然，若有所触。未知月舫，亦有动于中否也。

金玲，家在熏园。颇多松月，精庐邃阁，诘曲深严。疏牖不启，珠栊常垂。猊鼎焚香，门无杂客。鬢梳嫵俏，酷似宫妆。虽处风尘，颇耽寥燕。长于吹笛，声调凄远。清秋月朗，倚楼闲弄，羁人听之增愁，佚女闻之起怨。余当夏仲曾造其舍，揄云燕，飘雾谷。纤秾合度，举措皆艳。常语予本笠泽女子，少小即学刺绣，不幸总角为匪人所诱，以至今日沾泥堕溷，非复昔时。话竟，辄呜咽久之。金玲性恬淡，羞对宾客，每杂俳谐，辄无酬答。秋棠主人，花月平章也。偶过访之，曾以新诗，盖尤倾倒之至云。

璇姑，粤人姬也。龇齿愁眉，善为妖态。僦屋城南，认王媪为假母，稍作烟花生活。余识之已矣，时往其室。壬子仲夏，粤人选事，王媪处诸妓星散，独璇姑在舍。璇姑小病才愈，斜掠云鬟，凭阑不语。隔帘视之，如芍药笼烟也。日将夕，王媪设精粲于西窗，留余小饮。情话久之，夜已深矣。更阑雨恶，不能旋归。蜡炬烟微，熏炉香冷。遂与璇姑缱绻，待旦而别。雪鸿泥印，小事勾留，不可谓非滴沥声之作合也。

彩琴，兰陵人，辩慧女子也。风态妖丽，言词巧艳。淫冶善酒，狂逸不减润娘。所居三楹，缔构颇新。迴环四合，曲屋自通。春秋佳日，率多名士醪宴。往访者，结驷于门。彩琴高髻靚妆，独坐一阁，甘果美酝，牖列几案。榻上绘士女会合之图，酒酣则与客纵观，恣其谐谑。余尝秋夕小饮其室，佳饌初进，清歌继兴。俄而帘月如圭，晶莹斜射，遂撤桦烛，彩琴为席纠故设僻令。余连沃数十觥，每飞一觥，则必立尽。彩亦所罄无算。余曰：「今日真为颠饮矣。」彩琴时薄醉，虽不及乱，然已玉山渐颓，星眸微倦矣。尹啸霞为写《海棠春睡行看子》，剧描醉态。彩琴见之，辄自笑焉。

小玉，明珠之养女。素面如玉，双鬟若鸦，亦此中之矫矫者。明珠前在吴门，工乐器，以衰退为房老。有女曰四官，小字韵玉，有秋水芙蓉之目。孙笠舫，旧相识也。壬岁秋九，余极意寻芳，笠舫特举小玉以应。初见之次，即设佳饌。时时眄睐，意有所授。是夕留宿，低帏昵枕，婉恋殊深。近闻明珠弃叶为栈主，小玉亦已适人。桃源非路，香梦难寻，曷禁惘然耶？

○附廖宝儿小记

宝儿，粤人廖氏姬也。室本素封，广厦曲房，蓄臧获数十辈。后其夫以淫博顽家，乃僦屋鹁鹑桥畔。小楼临水，斗室精洁。宝儿亭亭玉立，顾影罕俦，肌肤明润，弓弯纤小，一时之秀也。余小驻于兹，年华四瞬。问柳寻花，间

有所属。然到眼差可者，卒无一人。辛亥仲冬，张红红作蝶使，得与宝儿见。觉其举止闲雅，酷似良家子。所陈设之物，亦幽澹入古。枣花帘底，对坐不作一语。张子为系红丝，遂定情焉。帏深烛炷，呜咽谓余曰：「荡子不归，空床难守，欲得素心人与数晨夕。今幸观君，愿久相处，无相弃焉。」由是酒楼酤饮，茗寮小啜之余，时至其室，脂香粉影，弥觉销魂。余亦不知情之一往而深也。

宝儿雅有花癖，性尤喜梅。槛边阑角，时栽数株。及迁桥侧，室仅如斗，无隙地可种，犹购佳卉，手植于盆，虬枝屈曲，供于矮几，花时满室皆馨。其剪枝薙叶，别具慧心，偃仰类可入画。宝儿自谓艺术之巧，不减宋仲儒。不喜于鬓间插戴，又不肯折以供瓶玩，皆恐伤其生意也。

余始见宝儿，赂以双缣，阖媪意犹未足。宝儿自食仅菜蔬，而酒馔，月辄数万钱。心甚疑之，红红谓余曰：「其夫实未外出，用甚奢。所得缠头，不足供一博。」宝儿饮食常至不给，娥脸不舒，枕函时有啼痕。噫！命薄情深，若宝儿者其尤哉！

一日既夕，往访宝儿。未及门而遇警，狂伦构祸，好事多磨，悒悒若失者累日。翌晨红红来，藉托微波，芳姿复覩，幽怨更深。宝儿曰：「曩夕之警，是妾莽叔所为。博无资，故至此，妾已诘诃去矣，后可勿虑矣。」言时若有不胜其悲者。

沪城殊乏清泉，宝儿当秋雨初过，辄涤磁瓮以贮，大罍小盎，窀室几满，有宿至一二年者。宝儿备论茶味，尤让水色。味取其轻醇，水辨其老嫩，有如苏广之品汤。宝儿少尝习词曲，能识减画字，问余曰：「古人有嗜茶而著书者否？」余曰：「陆羽有《茶经》。」即乞写一本，置于香奁侧，常令指授，亦闺阁佳话也。

宝儿爱洁有癖，衽服必三日一易。帷帐不着纤尘。几榻盘盎，日令董媪以水洗拭。熏炉茶具，必自识别。虽与余亦不共。静坐封之，弥觉俗氛坌涌。

余冬时喜熏香，颇有荀令之癖。宝儿因具小炉，研芸和麝，日为焚炷。由是枕衾衣袂间，常带芬馥。宝儿曰：「是尚觉甜俗也，我家旧蓄海南香，非近今所有，不知犹在否？」因搜得零星数片，曰：「必待良辰爇之。」一夕雨止月明，淪清茗，擘佳果。小坐帘底，拨炉细爇。一篆微袅，万念俱寂，此境殊不易领略也。

宝儿秉体素弱，性更畏寒，至冬熏炉不去手。余馈以白凤丸，笑掷之旁。曰：「妾昔盛时服之，几至百裹，复奚益哉？」偶染小恙，亦不肯饵药。惟日啜双弓米，曰肺腑能清，病魔自却。

宝儿门无杂宾，余适以他故，数日不往，辄有怨容。黯然而谓予曰：「妾又

被莽叔逼死矣。莽叔以妾与君欢，狎语哮声，日闻于耳，恐不得终事君，奈何？」余曰：「叔所短者，博资耳。请以二十朱提为赠，自是久无烦言。」宝儿亦甚乐，真如苏五奴吃（食追）子亦醉者。

宝儿嗜旨酒，余馈以橘酒一石，然不肯轻饮。值盆中建兰开，对之辄尽数爵。时予夜醉失帕，宝儿以绡帕为赠。上绣回文诗。珍之不啻拱璧。余笔囊已旧，宝儿特手制一囊以易之。女红精巧绝伦，针细缕密。仿佛露香园遗制，人见之争夺，因转乞宝儿再为之，弗屑也。

宝儿所居小桥半圯，艰于出入。意将为迁乔之莺，苦乏钱刀。余以二万缗为助，然宝儿幽悒愈深，黛影凝愁，眼波盈泪，若有不可告人之隐。余抚慰再三，移时而出。红红尾谓余曰：「闻其夫将谋不利，欲胁君出百金，以快一掷。」噫！余笔耕墨耨，安有盈余货，以供博徒挥霍耶？

自是之后，不往者数月。仲夏与秋纫谈及宝儿之艳，秋纫亟请一见。遂冒险偕往，宝儿适挽慵来髻，不施脂粉，见余至惊喜殊甚。私谓予曰：「自郎别后，靡日不思。屡遣董媪达意，而郎门深似海，无由得通，继我家老仆遇郎于途。其时郎与数友偕行，又难启齿。妾每晨临镜理妆，辄为泣然。自恨命薄，不得复与郎相见。一吐衷曲，妾金钗典尽，盖篋频搜，郎独不相怜乎？余闻言惻然，时已薄暮，因辞而出。秋纫笑曰：「余从壁上观，犹代君销魂，况身历其境者耶？」

秋纫与余去后，未能忘情。复偕公寿潜往访之，茶果清谈而退，临出，呼谓曰：「不偕王郎来，君请勿复至矣。」时宝儿凭栏与语，楼近河侧，临流凝睇，黛影横波。公寿戏谓之青溪小姑。

一日秋纫复携余同去，宝儿曳黑纱裤，着白罗襦，拖绣屐，笼玉钏，双腕如雪。见余至，喜甚不能语。秋纫微笑视宝儿，目不转睫，宝儿微觉含羞，俯首捻余带曰：「此非新人所赠耶？」余曰：「青楼荡妇，匪我思存。所不敢忘者，惟卿而已。」宝儿自携银刀剖瓜，色赤若琥珀，味甘若醍醐，汁凉若冰雪，食之溽暑顿消。宝儿已于他处购数楹，频幽敞。设余不至，则消息未由而通，其或尚有缘分耶？

宝儿既迁新第，红红又回锡山，余未识其处，莫得其耗，自此遂绝。一日过其书宅，见门上燕巢如故。紫雏数头，引颈巢外，呢喃如旧识。窗纱仍闭，悄然无人，桥边绿苔，长已涩户。踟躅久之，不忍遽去。室迩人远，徒怆我心矣。养痾归里，郁伊寡欢。追念绮游，真如梦幻。宵阑月黑，触绪纷来。玉溪锦瑟，樊川绿阴。悲感窃深，用写之诗。所谓断肠人远，伤心事多也。遂作七律四章，同顾涤盒师义字韵，聊录于此。其一云：「药炉烟里鬓丝斜，御湿还宜制木瓜久已冥心思学佛，安能抱疾再寻花。新诗索署裙边字，醉墨留题壁

上纱。昔日绮游今始悔，情天变幻念纷叉。」其二云：「此是销金旧狭邪，馈金愧乏一瓶瓜。参来梵呗筵前笛，散着天魔袂上花。水国娇娃屯画舰，蛮方中妇障轻纱。粗才已分江湖老，天遣飘零温八叉」。其三云：「朱楼曲院道旁斜，碧玉髻年初破瓜。愿作小星比桃叶，自怜薄命怨杨花。二分月上三层阁，一寸心通六幅纱。沙叱飞来人面改，重寻香路恨多叉。」其四云：「移居城曲板扉斜，别后音如断蔓瓜。已分不圆今世月，可能重见此乡花。荒凉残照昏颓壁，冷落流萤点画纱。一度经过一惆怅，小桥欹侧老藤叉。」

● 卷下

海滨纷丽之乡，习尚侈肆，以财为雄。豪横公子，游侠贾人，惟知挥金，不解文字。每值春秋佳日，番舶估船，羽集鳞萃。探花觅柳，按曲听歌，殆无虚晷。妖姬名倡，狎客冶优，争奇献巧，工颯善谑，以冀一当，能于酒肉围中、笙箫队里，静好自误，别出一片清凉界，可为雅流韵事者，未之有也。然而豪情胜概，偶载一二，亦堪为花国生色。四方名彦，来邀来游。诗词点缀，居然旖旎。安见《谱申浦》之新声，不及《续板桥》之旧艳也。

蛟川姚梅伯作《苦海航》，填《沁园春》乐府百八阙。出以俳谐，备诸猥褻，冀以唤醒痴人，真清夜钟声也。虽然，茫茫欲海，堕苦趣者无量，方且溺不肯出。梅伯欲施此一苇，令彼中人尽舍迷律，而渡觉岸，恐不能耳。宝山蒋剑人，曾为《苦海航》作序，今附录于此：上海当南吴尽境，南闽粤，北辽蓟。东西洋番舶估舰，羽集鳞萃。元设市舶提举，自明以来，遂为壮县。四明复道人以酰摩首罗王顶眼观之曰：「噫！此苦海也，海之中众生无量，苦趣亦无量」。无已，姑举其一。女闾成市，时则有脂夜之妖。或天人，或沙修罗，或干闥婆，或药叉，鳩盘陀，无不有也。其间最胜尤众狂鸞者，厥名为堂。一堂中可四三十雌者，丝竹肉手，若口艺较优焉。故声价甲于他娼舍。贵游子弟，质柔脆，剧狎接，几何不夭折？商贾拥巨资倾其橐，昏夜袒败絮，毒被体，遭街子诃骂，讯之昨翩翩裙屐流也。顾彼中人何尝不自阱？无虑粉骷髏，流浪生死，脱不死，老大鸡皮姬，何处作乞怜生活？幸少缓须臾，务为眩惑，惟恐毫发态不尽也。悲夫！道人大不忍之，作乐府《沁园春》调，百有八解。备诸猥褻或谓伤雅。余曰：「是未读大雄氏之书也。触为身尘，文殊不能出女子。定惟如来，能摄阿难。菩萨有情，不难化天人。沙修罗，干闥婆，药叉鳩盘陀，而为说法。虽然海之中，众生堕苦趣者多矣。能入不能出，道人安施此一苇哉？」

王耕莘，邑之富户，家赀巨万。素着挥霍名，掷千金于虚牝，无吝色。同时有丁某者，富与之埒，而又交善。同以倾财挟妓相尚，每裹金环约指数十事。聚妓一堂，偏散于地，令其逐取为快。耕莘于数年间缠头费十三余万。丁亦

耗无算。好事者，集其事谱诸管弦。号曰上海码头调。至今曲罢酒酣，每每唱之供笑乐，赢得豪名传遍青楼矣。耕莘今尚在，闻其后痛悔，竟断去一指。而此中由是绝迹，其挥金似侠，其截指似彻。具此手段，可证菩萨果。

浦中旧有小船载土妓，日蒋暮。驶附海舶，分宿各帮。其海舶全身白垩，俗谓之白肚皮船。俱泊浦心，舶中所携红毛酒，贮以玻璃瓶，色红味甘，辣如丁香，功胜媚药。杨征男《淞南乐府》云：「淞南好，海舶塞江皋。罗袖争春登白肚，琉瓶卜夜醉红毛。身世总酩酊。」今此风稍息矣。

西园隙地，男女杂坐围听者，谓之说因果。又有花鼓戏，皆淫媒色饵也。演者约四三人，男敲锣，妇打两头鼓，和以胡琴笛板。所唱皆秽词褻谭，宾白亦用土语，取其易晓。观剧啜茗之余，日斜人稀之候，结伴往听，亦时有之，然名妓则不屑一至也。有小六宝者，能唱《黄金印》，其唱《方姑娘打布庄》，神情毕肖。又唱《隔河相思》，音节靡荡，意绪哀婉，殆亦《郑风》、《褻赏》、《涉洧》之余意也。

蔡韵卿所识多名士，秦次游，姚海伯皆眷之。韵卿长身玉立，工奕善弹琴。茶经酒谱，无不精晓。所居楼阁枕溪，每当柳阴蝉静，檐月如水，琴声辄发。然不屑轻见人，为客一抚也。于云间胡公寿独以知音许之，值梅伯绘《忏绮图》成，乞诗公寿，思久未属。倩李君秋纫捉刀，秋纫曰：「非得韵卿捧砚不可。」胡即与同访韵卿，亲为和墨拂笺。秋纫题二绝云：「难了茫茫兰絮因，剧怜清净女儿身。尽教红粉归香界，大向花丛展法轮」。「忏绮何如不忏便，绮情深处即真禅。阿难不入摩登席，（再）得楞严第一篇。」诗成为奏《塞鸿》之曲，音调迢逸。噫嘻！此中雅韵，今无继声矣。

蛟川二石生，名下士也。所眷有云霞二仙，皆尤物也。云以纤丽胜，霞以秣粹胜。云仙始与二石生遇于四明郡，纤丽定情，缱绻沦髓。及来沪上，重寻旧盟，素欢更洽。所居曰彤管冰蚕阁，湘帘裴几，砚匣笔床，居然有闺阁女史风致。后以他事忤二石生，累月不往。寄递简，杳不可致。适宝山蒋剑人至其室，云仙谓之曰：「妾闻阿娇失欢于汉武，长卿为之作《长门赋》，以回其心。今妾与姚君偶有微嫌，夙欢乖隔。君以才名江左，能以生花笔吐妾衷情乎？」剑人诺之，即作《彤管冰蚕阁赋》，一时传遍北里。某伯与云仙欢好如旧，剑人所作《彤管冰蚕阁赋》，不载《啸古堂集》中，今亦附录如下。其赋及序云：「红蕤帐底，鸳鸯垂四角之登；朱鸟窗前，鸚鵡传变声之曲。石氏绿珠之屋，翡翠成幄；卢家郁金香之堂，玳瑁为梁。其中有丽人焉。其人也，籍隶坊曲，秀出辈行。嫩水生香，家住芙蓉潮里；娉光曼睞，得姓苕萝村中。霞绮十采，仙衣五铢，赠以苕华，方斯艳逸。尔乃沾泥等絮，飘蓬若烟。与二石生遇四明郡，邂逅定情，缱绻沦髓。及来沪上，重寻旧盟。瑶杵捣霜，云英再睹。

银湾驾鹤，星夕闰逢。此一时也，上元之夜，飞觞召客，妙伎征诃，别有邯郸才人，俾侍秦川公子。将谓珠树女床之地，鸟妒双栖；桃花玉洞之天，仙合两美。隐语嘲谑，欢闻轩渠。引喻山河，弗喻金石已。无何妖暮入月，河魁在房，未授陈思之枕，先解醇于之襦。别院银缸，张星不照。一枝玉笛，梅花乱飞。于是郑君薄怒，坐诗婢以泥中；宋玉微词，斥神女于峡外。惹杜郎之春恨，黯然魂销；作子夜之变歌，闻者发指，不为己甚，尚何可言？独是虚室生白，灵镜以收照为明；古井不波，玉虎复牵丝而上。眷言彼姝，独居深念，耻胃新宠，邈失素欢。背烛拥髻，则蜡泪向夕。引臂就枕，则桃骨削晨。新花红阑，纤雨画帘。石黛罢点，海燕不来。感缠绵于宿昔，魂悄况其如接。人之情也，其能已乎？乃有莺花迁客，蜨梦寓公，偶过荃居，实伤蕙抱。欲使一双玉斧，修月仍圆；十万金铃，替花作枕。小谪神仙，怜麻姑之狡狴；善言儿女，试曼倩之诙谐。爰命兰翰，用代（廿溪）苏。比兴而外，古诗之流，以彼鸾飘凤泊，畴寄苏蕙璇玑之图。伊余瑶想琼思，聊仿徐陵《玉台》之制，其词曰：夫何佳人之独处兮，愁伊郁而谁语？思奉欢之清辉兮，自因风而微诉。粤夷光之苗裔兮，固长颦而善妩。家伯鸾之所栖兮，视彼德曜有余慕。嗟实命之不犹兮，为青楼之佚女。屏针黹而弗事兮，习韩娥之歌舞。辞乡邦而转徙兮，行瑶姬之云雨。匪予情之所乐兮，莲青泥而惹苦。既宛转而随人兮，笑啼又难以自主。欢一见而倾心兮，乍送抱而推襟。渡鸂鶒于银河兮，鸣凤皇之玉琴。岁冉冉其易逝兮，春华去兮霜飙侵。别四明之山水兮，怀君子之德音。黄歇浦兮山松城，中有女闻兮弦管声。妾入门兮欢弭榜，欢枉绥兮妾将迎。箫紫凤兮箏白雁，裙翠蝶兮镜红缨。恃旧宠兮连爱，惑宿因兮重盟。流水落花兮妾薄命，天长地久兮欢多情。忽弃捐兮中路，羌不知其故也。蕙兰奚入以萧艾，无惑乎欢之怒也。欢之怒兮未可回，妾将去兮终徘徊。抛钿蝉兮委钗芜，弃绣茵兮下妆台。歌声沉兮隔小院，月色瘦兮笥幽苔。朝望欢兮暮望欢，欢心回兮欢身来。珊瑚床兮琥珀枕，待欢来兮荐欢寝。葡萄酒兮芙蓉浆，待欢来兮劝欢尝。欢不来兮妾伤神，欢之来兮回阳春。春人影兮春梦痕，惜春梦兮怜春人。重曰：欢情多兮，妾命薄兮。善戏谑兮，不为虐兮。巢有鹊兮，赠有芍兮。以邀以嬉，还于彤管冰蚕之阁兮。」

徐月娥，汪雪卿，善说平话，玉貌珠映。么弦脆管，真个令人消魂。日午宵初，常于土地堂罗神殿演唱。听者联坐接肱，每发一语，辄为解颐。富室子弟，争交欢之，皆虑不当意。月娥后归徐辛彝，受专房宠。同时之以平话擅名者，如曹春江，马如飞，皆须眉中之矫矫杰出者也。

蒯子琴，陈紫卿，沈绣珊，沈松云，皆工唱曲。引声按拍，音节不乖。所设有聚芳集贤二局，每日令曲师教导。艺既精绝，遂妆束登场演试。每当熏香

剃面，鹄立鬣髻，极悱恻缠绵之致。尝演《思凡》、《断桥》二出，宛转尽态，含哀蓄怨，合座倾倒。蒯子诸人皆喜艳游，是日招致此中人为群花会。新妆炫服，不期毕至，可谓盛集。

朱爱宝，以财雄勾栏中。所蓄雏妓，俊美绝伦。赁屋天官牌楼凌氏故宅。其宅本非园旧址，有四石古峭拔俗，继得明张电书五石山房额。遂筑室以颜其居。旧有于彳 厂窈窕窗诸胜，后为晴翠读书楼。爱宝即居其上，非佳客至，不令入也。其别宅寓优伶，以名流选胜之场，为歌舞生涯所托足。虽属园林之厄，而较之为马厰爨室者，犹幸也。

顾大，沪无赖子。嗜酒喜为诗，打油钉铰，不自知其恶劣，尝馆北关，每至余舍，约作钾邪游。闻其生平颇有奇遇。有云孙者，绝色也。韶齿玉颜，丰致淡远。与人辄少可，而独与顾厚。久之，情好弥笃。时顾贫甚，常以珍异金钱相馈。继遘疾将死，欲招顾一见为诀。婉问哀词，日焉三至，比顾往，则已气绝。茫茫人海，彼独情深，而身处其境者，竟漠焉视之。恨不能致黄衫侠客，一问其负心也。

下元灯节，例许放灯。然未有若辛亥春之盛者，其灯皆剪纸为伞形式，或圆或六角，镂刻人物花卉珍禽异兽，细于网丝。纓络须带，精妙无俦。是时举国若狂，各竞奇极巧，不惜金费，至有为之倾家者。街衢间列炬若昼。明幕疏帘中，青红炫目，星月皎皎，笑言宴宴。夜游之乐，何殊焰摩天上。李蔼堂又妆束小童为台阁，丽服靓妆，倾耀一时，经两月始散。

任宝琴，自金阊来，风雅自高。不屑与坊曲中伍，辄为他妓所訾。性喜文士，多乞歌诗。留赠短絨细字，常盈笥篋。余尝与笠舫往访，一见即乞作传。时当桃熟，而是年所结殊少，园圃多为官票所封，猝未能得。余曰：能以绥山桃为寿，当为西王母点缀佳传耳。宝琴笑诺，百计觅致。逾月再往，则空室去。问之邻右，则以讹讥浪传，仓皇远徙。桃香尚盈颊，而人面已不知何处去矣。孤此一片盛心，辄呼负负。

侬字诗词中都用之，皆以自谓。沪人则以呼人。想始亦渠侬，久而渐讹耳。苏妓至久，戏一效之。他若以美为趣，以看为睨。初至不能骤解，且其音重浊不耐听。土著及江北来者，皆喜作吴语，以媚客矣。

沪人呼妓为官人，初不解所谓。或曰：其始以小女童唱歌侑觞，故得此名。后遂相沿不改。然官人二字，义取幼稚，胜于粤东之呼老举也。欲轻妓之词曰小娘，《淞南乐府》云：「倡家煮出小娘蛭」是矣。

沪多游民，昼则提鹈挈鹭，逐友证朋；夜则醉酒听歌，访华问柳。绝不知生计。亦不解其何以度日也。至则鸨母必为之供瓜果，设片芥，否则呼群滋累无已。妓多厌之，谓之茶会客。佳者匿不出见，率以丑者应，陈金浩《衢歌》

云：「不归葱肆不租田，十市三乡间少年。朝弄画眉呼鸽子，夜吹笛管拨箏弦。」道尽恶习。

闽粤浙宁之无赖子，多跳荡好斗。而土著则为庙帮，妓家皆呼为流氓。畏之如虎，待之少不如意，辄纠队篡人而去；谓之拔官人。且中隶役之有声势者，曰管班。妓家与之重贿，作为护身符，谓之撑头；讼师营卒按节分利，谓之黑规。

豢妓老媪，呼为父兄。妓之以钱鬻者，率曰讨人。多有寄他处射利，而仍自居良户者，其夫若子。率鲜衣怒马，驰逐平康中。以此中钱复挥霍于此中，亦循环之巧术也。

宝山丽农山人，体短而貌不扬。喜作绮游，所至多有与之缱绻者。余问其操何术，则笑曰：「能于石榴裙底作三千拜耳。」尝过北郭，见道旁有名妓金珠墓，恻然动心。作词吊之，红颜黄土，千古为悲。乃生厌绮罗，死则稿葬丛冢间。晓风残月，寒树凄烟，益不胜情耳。

赠妓楹联，率以其名嵌入作偶，以为工巧，其来久矣。如「门前柳色藏苏小，扇底桃花识李香」之颀，往往脍炙人口。余尝赠巧云云：「乞得天孙巧，行来神女云。」赠明珠云：「多恐前身是明月，由来小字号珠娘」。赠菊卿云：「菊秀兰芳人第一，卿云丽月世无双。」虚实不伦，颇难着手。其集成句，须极自然。李静宣赠凤珍云：「凤鸟自歌鸾自舞，珍珠无价玉无瑕。」梅伯赠雪香云：「阳春白雪，国色天香。」并皆佳妙。一妓始名太平，后易名文兰。梅伯赠之云：「玉盘汶水供辰汰，珠箔谰言听晚评。」则加雕琢矣。秦次游赠韵卿云：「瘦影自临春水照，好诗诵与落花听。」遗貌取神，不同俗派。

明珠貌美而微患愠羝，余戏赠二十储备字云：「酒半留髡夜未央，罗襦偷解玉肌凉。荻栏桥畔春风软，那识销魂别有香」。较「明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」，窃不让其诙谐之妙矣。

西园演剧无虚日，而弋阳腔为多。小旦曰长寿，颇白皙，能妆束作武后及穆桂英、胡天胡帝，妩媚异常。下台视之，眉目间殊乏娟秀之致。昆腔则有鸿福保和，皆擅绝伎。旦如三多，行步婀娜，以态度胜。荣桂妍丽，如好女子。佳期偷书两出，媚情冶态，观者倾动。富者携妓同来，谓之戏局，东西二楼几满，当事以为诲淫，屡禁不能绝也。

沈妹笏溪人，粗服乱头，不解酬应。骤见若村姑，徐视，始觉其静媚也。顾眉目间殊愁凝结，似有不可告人之隐，不让文君远山黛也。余为易其名曰眉，字以颦仙。谓之曰：「人生如轻尘栖弱草，矧在欢乐场，何自苦为？」则泪痕承睫，哽不能声。徐答曰：「家有老母，以贫故，屈意为此。欲得钱以供甘旨耳。风尘中实非所乐。」嘻！此孝女子也，论者当谅其心矣。

有王月仙者，秀出辈行。拥货巨万，性好挥霍，以侠名青楼。门前车马，连鑣接轳。座上之乌帽紫裘相属也，烹饪之妙，甲此中。每一留燕，赠遗无算。所积翠钗金条脱旨数十事，锦袄绣（衤屈），连箱盈笥。后以疮发，百药不瘳。为群医所诳，研珠捣珀，率以百金。又遭肢篋，蓄货荡然。继遍体溃烂，为人弃置西园三穗堂侧。丐食为活，终至饿死。迄今沪人犹有能道其事者。繁华转毂，媚人卒自阱也吁！

史某者，秋风钝秀才耳。偶以勾当西商事，骤获百金，炫其裘服。挟以游教坊。时薛家姊妹金玲彩玲者，秀丽倾俦辈。金玲客众则让诸妹，而彩玲亦善伺客意，得其欢。史虽与彩玲缔好，而实涎其姊，不一月，裘敝金尽，犹不肯去。鸨母厌之，见于辞色。彩独私谓曰：「此中不可久处，我姊阅人多，君前来时，尚不当意，况今日耶？前程正远，恋恋何为？」史给之曰：「以我才应秋试，举人可立致。卿但赠我囊中货，必以偕老报。」乃窃姊二金钏与之，史去杳然。而彩玲垂几死噫！彼中有此痴女子。吾遇彩玲，愿为作扫除隶，惜所怜者非才耳。文君红拂，诚难觐哉。

沪有王某者，以医杨梅疮起家，延之治病，必始剧终愈，以饵重货。贵游子弟，质柔脆，剧狎接，乌有不病。富商倾其橐，昏夜袒败絮，毒被体，遭街子诃骂。讯之昨翩翩裙屐流也，一念及此，热念都消。

沪俗之不可解者，小家女多喜结十姊妹，迭为鸩媒。冶游子家无宿舂粮，而养妓则百计措金。济淫之具，四方麇集。堕私胎，售媚药者，揭贴遍市。片芥靡人不嗜，而鬻戒烟丸者，多自炫秘方。他若多金则颦笑有情，钱尽以闭门羹待之。此乃迷香洞故态，不独此间然矣。

壬岁秋，余与廖宝儿有听雨之约。而适为友人招集于沈氏偃鹤山房，酒罢更阑。忽忆宝儿即席作一绝，末句云：「那堪窗外潇潇雨，料得闺中正倚栏。」越日遣婢来促，余作札付之云：「昨宵雨声甚恶，耿不成寐。窗外枯竹，萧槭作响。更残起坐，人语悄然。转觉思卿弗置。背银灯而不明，倚绣枕而无奈、仆本善愁，至此愁煞矣。三五团栾之夕，夜色定佳，将登画堂，入绣闼，了却相思债也。近制新词差堪入拍，当今卿以红牙板按之，碧玉箫度之，蕙瓣香，烹瓯茗，同赏人间圆月耳。寄语嫦娥，得染兰芬否？卿其暖鸭炉熏鸳被以待。」

中秋才过，雨澹云微，重帘愔愔，薄寒如水。宝儿小病初愈，特拂枕衾，坚留余宿。欢以旧弥洽，情以久愈深，非寻常旖旎可比。彼倚门浩倡，送目流盼，只增丑态耳。隔宿宝儿复病，余缄药丸馈之云：「秋气深矣，嫩寒初厉。袖薄于纸，骨瘦于梅。真觉憔悴羞郎矣。昨宵绣裯香冷，银屏梦寒，致惹洋恙，懊恼何极！药丸一裹，亟令侍婢煎食，勿谓咽苦，此中有至甘也。」

宝儿后为沙叱利篡去。月缺花残，抱恨靡极。曰璧不还，碧穹难补。益郁郁不自得。张子红红知我意，绳明珠之美，与宝儿埒。姑往访之，则明眸皓齿，媚态天然。往还既稔，出金箒索赠新诗。酒阑灯炧，更尽香温。吮墨申楮，得七律五章。并欲写寄天涯，俾领略余一段愁况也。其一云：

「见便含羞别便思，多情转悔识卿迟。已虚别浦迎桃叶，合向章台问柳枝。欲遣鸬媒通绮约，好修鸳牒写盟词。酒边梦里都愁绝，风味年来只我知。」

其二云：

「曲巷闲门阿那家，香尘门外溢钿车。风流心性工题叶，飘泊年华感落花。故里箫娘成陌路，穷途王粲久天涯。青衫自有辛酸泪，忍向筵前听琵琶。」

其三云：

「便拟温柔老此乡，不愁才少恨情长。绿蕤春梦三生果，红豆秋心九曲肠。多恐前身是明月，由来小字号珠娘。迷香洞里今才到，准向花丛醉几场。」

其四云：

「已教辜负凤生缘，晚晚春光总自怜。有约玉箫成影事，无题锦瑟怅华年。难将恨石填深海，谁把情云补漏天。今日看花倍怅惆，丝轻扬药炉烟。」

其五云：

「翠袖香消殢薄寒，熏炉斜倚拨灰残。只缘情种生愁种，肯为新欢失旧欢？小别竟成长诀绝，此生合与永团栾。恩深意重难忘却，梅子心中本自酸。」